曾子家語

曾子家語卷四目錄

曾子家語卷四目錄

東湖黃學濂襄校

曾子家語卷四

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兩江總督兼理鹽政一等威毅伯曾國荃審訂

通奉大夫前山西冀甯水利驛傳道署山西布政使王定安編輯

制言第八 合大戴禮曾子制言上中下爲一篇周尚書盧辯注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衡橫也天下無道故若且自如也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言爲法吏所收誅也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

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與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或猶惑也若由貧賤與道者與富貴吾恐其羸驕也○案盧見曾云羸疑當作贏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

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廧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中庸曰莫見於隱莫顯於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

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凡殺有時禮也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古說云言扶化之者眾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己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君子之為弟也行則為人負分重合輕班白不任弟達於道路也無席則寢其趾寢猶止也言裁自容也使之為夫人則否夫人行無禮也近市無賈無鄙恥也在田無野田無廬也行無據旅守直道無所私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言行如此則其所杖者皆可因厚焉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貧則常也義不可無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見危致命死之榮也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

視死若歸（不苟免也）

父母之讎不與同生（生辱之不可避也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同戴天）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檀弓曰兄弟之讎仕不與共國其從父兄弟則不爲魁）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曲禮曰朋友之讎不同國失厚矣）族人之讎不與聚鄰（族人謂絕屬者）

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言珍寶深藏若虛君子懷德若愚也）

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好責於人）

而不知自反也欲作則知其不足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

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曰友之也無知焉謂之主且客之而已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故曰君子何患乎無兄弟苟是之不爲則雖女親庸孰能親女乎庸用也孰誰也

右大戴禮曾子制言上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

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問君子進退其功守何如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言有二等可觀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謂其功也不得志不安貴位不懷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謂其守也則君子之義也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

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人而不仁不足友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故君子不假

貴而取寵不因人之貴苟求寵愛也不比譽而取食不校名譽以求祿也直行而取禮行正則見禮也比說而取友言修己可事人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說讀爲悅字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憚憚憂惶也布衣不完疏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悒悒

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畏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子弗爲也小人在朝多逐害於仁智者君子之人不枉言行而懷其

祿也

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謂發施言行於君之前實善而君不納然猶忠誠勉行可謂仁道也雖諫不受必忠曰智猶忠誠而諫之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衡橫也僨僵也手足不拚四支不被手足卽四支說者申慇懃耳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是故君子以仁爲尊天下之爲富何爲富則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何爲貴則仁爲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

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

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初無父母也後交讓國遂退北海之濱而終死於首陽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右大戴禮會子制言中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衡平也言不苟合也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

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及郊問禁請命不通患而出危邑（師敗不苟免也）則秉德之士不讇矣

故君子不讇富貴以爲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相助也）寇盜則吾與慮國有道則突若入焉（詩云鴥彼晨風鬱彼北林也）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大鳥奮翼而去也）如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義者宜也）

曰仁者殆恭者不入（殆危也仁者危之恭者又不受也）慎者不見使

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殆於罪（邇近違去）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污聚橡栗藜藿而食之（藜藿藿豆）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不侮之也）

右大戴禮曾子制言下

全節第九（采經子成篇經用古註）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貿貿目不明之貌）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

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從猶就也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

右禮記檀弓

新序節士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飢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接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趙岐曰孟子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曾子豈常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豈輕於王乎

右孟子公孫丑下

鹽鐵論地廣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趙岐曰脅肩竦體也諂笑强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

右孟子滕文公下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右孔子家語在厄

說苑立節　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

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

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

其節也

太平御覽逸民部曾參字子輿魯哀公致邑焉參

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

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

太平御覽百穀部曾子魯君饋之粟辭不受使者

曰子無求於人人自致之曰與人者驕人受人者

畏人縱子不以是驕我能勿畏乎與其富而畏人

不若貧而無屈

曾參志在孝道齊嘗聘欲以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

右孔子家語弟子解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司馬云謂麻縕爲絮論語云衣敝縕袍是也司馬云腫噲剝錯也王云盈虛不常之貌）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右莊子

讓王

高士傳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于衞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襟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于魯

素履子履貧賤曾子正冠而纓斷納履而踵決整

襟而肘見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下若出金石天
子不得爲臣諸侯不得爲友此致道者亡身養志
者亡命此皆貧而樂道者也
曾子褐衣緼絮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
合則辭上卿
右韓詩外傳二
說苑立節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
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
此

興仁第十 采經子成篇 經用古註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包咸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案論語集註引吳氏說以此爲曾子之言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 孔安國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 可以寄百里之命 攝君之政令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 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右論語泰伯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

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
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包咸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喜馬融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右論語子張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
右孟子梁惠王下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

山谷以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惛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乃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爲成行義者也

右晏子春秋
內篇問下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富可也

右說苑

說叢

孔子家語致思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於羣臣則留可也行忠於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狩於諸侯（按夫子或作天子）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

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右孔叢子居衛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

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右孔叢子刑論

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儒治則肆於爲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儒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

右韓非子六反

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

右淮南子泰族訓

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

右淮南子
齊俗訓

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

右新語
無爲

皐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爲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爲曾閔

右牟子

王言第十一　大戴禮主言篇全　文周尚書盧辯註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閒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王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王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

孔子曰參女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

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國焉〇案盧見曾云此焉字譌當從家語作馬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

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麋

一作眉 曰參女以明王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臯陶
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
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王奚爲其勞也昔者明
王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
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
路也明王捨此四者而節其二者明王焉取其費也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
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
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强果則下廉

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志一作致）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之棄惡也如灌

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

考之。案盧見曾云如即而古通用此書內若此者不一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保即褓字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爲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興亡。案盧見曾云興字疑衍有亡即有無也

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蹟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共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案盧見曾云夫亦當作如家語作如寒暑之必驗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

謂也

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

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王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

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内拱而俟然後可以征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王

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

孔子家語王言解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顧謂曰參女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

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取道理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后可以守三至行然后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

是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鄽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

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樸男愨而女貞六者教之至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窕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則賢者說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

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矣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爲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爲稸積資聚焉恤行者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罩弋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

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
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復其迹可履如飢而
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
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
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
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
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
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
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

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旣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后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

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

聞見第十二 采于史成篇

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言爲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行也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

楊倞曰泔與奧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曾子自傷不知以食餘之傷人故泣涕深自引過謝門人曰吾豈有異心故欲傷人哉乃所不知也言此者以譏時人飾非自是恥言不知與曾子異也○案姚鼐曰泔之恐是漸之醢醬之類以爲膾耳奧讀如燠奧之則以火熟之矣曾子殆傷昔父母時不聞此語常以泔供饌故泣也

右荀子大略

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是蓋當爲視曾子言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

右荀子解蔽

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

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

右戰國策
秦策二

新語辨惑　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

也言之者衆夫流言竝至雖眞聖不敢自安況凡人乎

新序雜事二 昔者曾子之處鄪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

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右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曾參志存孝道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蒸藜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藜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

知其免於非乎

右孔子家語弟子解

白虎通諫諍夫妻相爲隱乎傳曰曾子去妻蒸梨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梨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此爲隱之也

古文孝經述義孝已伯奇之名偏著母不慈也曾子性雖至孝蓋有由而發矣蒸梨不熟而去其妻家法嚴也耘瓜傷苗幾殞其命明父少恩也曾子

孝名之大其或由茲固非參性遲樸躬行匹夫之孝也

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

右淮南子齊俗訓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夏側耳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

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向者丘鼓瑟有鼠出遊貍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瑟于宫聲聞於外

右韓詩外傳八

孔叢子記義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瑟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澈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

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貓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右說苑雜言

曾子曰昔楚人掩口而言欲以說王王以爲慢遂加

之誅

右金樓子立言

曾子曰一井五絣泄之可待分之者衆也

右太平御覽器物部三引

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聖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贑以知各以所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女往矣庶幾有其一得乎熙時子曰綦毋氏遂曰伯贑端木賜也

右孟子外書孝經

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

右春秋繁露俞序

曾子家語卷四終

東湖黃學濂襄校

曾子家語卷五目錄

曾子家語卷五目録

桐城洪恩波襄校

曾子家語卷五

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兩江總督兼理鹽政一等威毅伯曾國荃審訂

通奉大夫前山西冀甯水利驛傳道署山西布政使王定安編輯

弔喪第十三 采經子史成篇經用古註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鄭元曰宿草謂陳根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明目精 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 痛之 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 怨天罰無罪 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

夫子於洙泗之閒（言其有師也。洙泗魯水名）退而老於西河之上（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言其不稱師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言居親喪無異稱）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言隆於妻子）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謝之且服罪也）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

論衡禍虛 夫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己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見皆以為然熟考論之曾

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曾子未離於俗故孔子門敘行未爲上第也

曾子弔於負夏負夏衛地主人既祖塡池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塡池當爲奠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推柩而反之反於載處榮曾子弔欲更始降婦人而后行禮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

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從者曰禮與怪之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辭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給說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疑曾子言非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明反柩非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善子游言且服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爲習禮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

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服且善子游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徒謂客之旅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以爲不可發凶於人之館曰反哭於爾次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曾子北面而弔焉

白虎通喪服曾子與客立於門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問

(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服)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貧朽非人所欲)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靡侈)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

於君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爲之宰爲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將應聘於楚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言汲汲於仕得祿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以其無服非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

白虎通喪服 曾子有母之喪弔子張子張者朋友有服雖重服弔之可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為宮象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行弔禮於野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為兌梁即殖也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拘也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無所

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閽人守門者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更莊飾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閽人辟之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禮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右禮記檀弓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袖爲一素端一皮弁

一爵弁一玄冕一會子曰不襲婦服繭衣裳者若今大襦也纊爲繭縕爲袍表之以稅衣乃爲一稱爾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纁爲之緣非也唯婦人纁袡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曾子譏襲婦服而已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爲襲之玄冕或爲玄冠或爲玄端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將去何異與君子竊爲是乎言傷廉也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也言父毋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

覞之去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嬰猶鷖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

右禮記雜記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斬衰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駮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右晏子春秋雜上

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齊晏桓子卒平仲麤衰斬苴絰帶杖以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惟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參（一本作曾點）問曰語之何謂也孔

子曰己則喪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

右孔子家語
曲禮子夏問

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稾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

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

右列女傳

賢明傳

禮問第十四 禮記曾子問全文漢鄭玄註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
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變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大祝裨
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將有事宜清靜也裨
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元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裨冕則大夫祝聲
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聲噫歆警神也某夫人之氏也升奠幣於殯
東几上哭降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眾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
不踊眾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反朝夕哭位小
宰升舉幣所主也舉而下埋之階間三日眾主人卿大夫士如初
位北面三日負子日也初告生時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

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宰宗人詔贊君事者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奉子祝宰宗人拜哭眾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奠出亦謂朝奠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略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禰告生也三月乃名於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皆奠幣以告之互文也冕而出視朝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爲將廟受也裨冕者公衮諸侯鷩子男毳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勑之以其職道而出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也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既告不敢久留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諸侯相見必告於禰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朝服而出視朝朝服爲事故也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山川所不過則不告既於適天子也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

而后聽朝而入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

曾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竝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

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不奠其務於當葬者行葬不哀次不哀次於在殯者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事殯當為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族人之婦不可無統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

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及至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酒爲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醴之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饗謂禮之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彌吉）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孝公隱公之祖父）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饋奠在殯時也）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怪以重服而爲人執事）孔子曰非此之謂也（非謂爲人謂於其所爲服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爲君服者皆斬衰唯主人不奠）大夫齊衰者奠（服斬衰者不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士則朋

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祭謂虞卒哭時）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怪使重者執事）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問己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殯奠之事乎謂新除喪服也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執事於人之神為其忘哀疾也以擯相可也

曾子問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吉日取女之吉日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

而弗敢嫁禮也[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請請成昏]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己葬時亦致命]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奔喪服期]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后卽位而哭[不聞喪卽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復猶償也]孔子

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重諭輕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親骨肉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重世變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謂舅姑歿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

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怪時有之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尊謂卑也神雖多猶一一祭之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偽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為假主非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

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辯猶正也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君弔君爲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齊車金路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老聃古壽考之號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君去其

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鬼神依人者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祝接神者也）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蹕止行者）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當然）

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據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固爲其善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

昭公始也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諸庶子王爲其母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旅衆

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

而霑服失容則廢夫人君之夫人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闕中言之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而已不迎尸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

廟侯吉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自薨比至於殯自啟至於反哭奉帥天子（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齊衰異門則祭）其齊衰之祭也尸入

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爲其苟語忘哀也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爲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爲親哀則是妄弔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重喩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於是乎有過

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謂主人也支子則否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以其有終身之憂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言制禮以爲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居家者因其哀殺隆於父母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

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其哀雜主於君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謂大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內子大夫妻也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齊衰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誄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惟天子稱天以誄之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諸侯相誄非禮也禮當言誄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其出有喪備疑喪必異也戒猶備也謂衣衾也椑親身棺曰椑其餘可死乃具也孔子曰

共殯服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告具為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杖者為己病入自闕升自西階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謂君已小斂也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入自門升自阼階親未在棺不忍異入使如生來反君大夫士一節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遂遂送君也封當為窆子嗣君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封亦當爲窆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此之謂宗子攝大夫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主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爲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

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隋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觶於薦北賓奠謂取觶奠於薦南也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 不歸肉肉俎也謂與祭者留之共燕 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 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 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言祭於家容無廟也 宗子死稱名不言孝

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身歿而已至子可以稱孝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以用也用此禮祭也若義也若順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首本也誣猶妄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言無益無用爲若厭祭亦可乎厭時無尸

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人以有子孫爲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厭飫而已不成其爲人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與不成人同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曾子

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祔當爲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奧迎尸於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廟而已代之者主其禮其吉祭特牲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是謂陰厭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奧之禮小宗爲殤其祭禮亦如之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内親共祖禰者言祭

於宗子之家為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為墠祭之親者供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為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以下祭子而止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堩道也變謂異禮 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變日食也反覆也 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已止也數讀為速 老聃曰諸侯朝天子

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舍奠每將舍奠行主夫柩不蚤出不莫宿侵晨夜則近姦寇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為無日而慝作豫止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痁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懼其有患害不為也吾聞諸老聃云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復始死招魂孔子曰善乎問之也善其問難明也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公館若今縣官宮也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 土周塱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塱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耳輿機或爲餘機 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 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於墓與其成人同墓塗乃遠其葬當輿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 蓋欲葬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成王時賢史也賢猶有所不知 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 欲其斂於宮中如成人也斂於宮中則葬當載之 史佚曰吾敢乎哉 畏知禮也 召公言

於周公爲史佚問周公曰豈不可言是豈於禮不可不許也史佚行之失指以爲許也遂用召公之言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棺謂斂於棺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吉凶不可以同處孔子曰尸弁冕而出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卿大夫士皆下之見而下車尸必式小俛禮之必有前驅爲辟道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疑有司初使之然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哭而致事記曰君

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二者恕也孝也子夏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疑禮當有然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時多取攻之兵言非禮也

白虎通姓名曾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於祖禰

白虎通巡狩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遍告五廟尊親也　曾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

廟主行載於齊車示有尊也無遷主以幣帛主告於祖禰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者明廟不可空也

白虎通嫁娶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何如孔子曰壻使人弔之如壻之父母死女亦使人弔之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叔父使人致命女氏曰某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毋致命女氏許諾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父使人請壻不

娶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白虎通諡〕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諡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諡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諡於君也　曾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誄之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耳顯號諡何法法日未出而明已入有餘光也

〔白虎通喪服〕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祭乎孔子曰

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此謂君喪然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於禮也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斂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歸殯哭而反於君側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夫內子有殷事則亦如之君所朝夕否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已親親猶尊尊之義也　曾

子問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白虎通耕桑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按今本禮記無

曾子家語卷五

桐城洪恩波襄校

曾子家語卷六目錄

曾子家語卷六目錄

丹徒陳慶年襄校

曾子家語卷六

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兩江總督兼理鹽政一等威毅伯曾國荃審訂

通奉大夫前山西冀甯水利驛傳道署山西布政使王定安編輯

天圓第十五（大戴禮天圓篇全文周尚書盧辯注）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而猶汝也汝聞則言之也）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人首圓足方因繫之天地）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因謂天地爲方圓也周髀曰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也淮南子曰天之圓不中規地之方不中矩白虎通曰天鎮也其道曰圓地

諦也其道曰方一曰圓謂水也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且來吾語女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道曰方圓耳非形也方曰幽而圓曰明方者陰義而圓者陽理故以明天地也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景古通以爲影字外景者陽道施也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內景者陰道含藏也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金質陰也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施施也化體生是以陽施而陰化也

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神爲魂靈爲魄魄者陰陽之精有生之本也及其死也魂氣上升於天爲神體魄下降於地爲鬼各反其

所自出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樂由陽來禮由陰作仁近樂義近禮故陰陽爲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與作也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偏則風謂氣勝負俱則靁交則電自仲春至仲秋陰陽交泰故雷電也亂則霧和則雨偏則風而和則雨此謂一時之氣也至若春多雨則時所宜也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陽氣在雨溫煖如陽陰氣薄之不相入轉而爲雹陰氣在雨凝滯爲雪陽氣薄之不相入散而爲霰故春秋穀梁說曰雹者陰脅陽之象霰者陽脅陰之符也

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

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言陰陽所生者舉其多也惟人爲倮匈而後生倮匈謂無毛羽與鱗介也陰陽之精也人受陰陽純粹之精有生之貴也凡倮倮蟲則亦並陰陽氣而生也

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龜龍麟鳳所謂四靈

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龜龍爲陰風火爲陽陰陽會也茲四者所以役於聖人也謂爲之端

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鬼神百祥也因外祀故在宗廟之上也

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審十二月分數於昏旦定辰宿之中見與伏以驗時節之僭否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八音八卦之音以律定八風之高下清濁而準配金石絲竹也律居陰而治陽因地主氣歷居陽而治陰因天主事律歷迭相治也歷以治時律以候氣其間不容髮其致一也

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五禮其別三十六生民之紀在焉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致樂以治心也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察猶利也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五穀黍稷麻麥菽也序五牲之先後貴賤五牲牛羊豕犬雞先後謂四時所尚也

諸侯之祭牛曰太牢天子之大夫亦太牢太牢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大夫索牛也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天子之士亦少牢也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不言特牲其文己著又與大夫互相足也無祿者稷饋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為主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牛羊曰芻犬豕曰豢山川曰犧牷色純曰犧體完曰牷宗廟言豢山川言牷互文也山川謂岳瀆以方色角尺其餘用尨索之割列禳瘞割割牲也列疈辜禳面禳也瘞埋也是故五牲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按太平御覽引天圓篇五條略同

吾友第十六采經子成篇經用古註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包咸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馬融曰友謂顏淵

右論語泰伯

柴也愚何晏曰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師也辟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由也喭鄭元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

右論語先進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爲仁矣鄭元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右論語子張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趙岐曰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塚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愼終追遠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爲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白甚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於聖人之坐席乎

尊師道故不肯也

右孟子滕文公上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楊倞曰假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猶為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為之也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檃栝三月五月為幬菜敝而不反其常此皆言車之材也示讀為寘檃栝矯揉木之器也言寘諸檃栝或三月或五月也幬菜未詳或曰菜讀為菑菑謂轂與輻也言矯揉直木為牙至於轂輻皆敝而規曲不反其初所謂三材不失職也周禮考工記曰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視之欲其幬之廉也鄭云幬冒轂之革也革急則木廉隅見考工

記又曰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鄭云菑謂輻入轂中者蚤讀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匡刺也晏子春秋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良匠揉之其員中規雖有槁暴不爲贏矣　君子之檃栝不可不謹也愼之爲移其性故不可慢　蘭茝槀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雖皆香草然以浸於甘醴一玉佩方可易貫之言所漸者美而加貴也佩或爲倍謂其一倍也漸浸也子廉反此語與晏子春秋不同也　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雖正直之君其所漸染如香之於酒則讒邪可得而入言甘醴變香草之性甘言變正君之性或爲美或爲惡皆在其所漸染也　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愼也

右荀子大略

晏子春秋雜上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

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愼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愼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遊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愼也

說苑雜言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卿禮聘曾子曾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孔子家語六本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

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之本三年湛之以
漉醢既成噉之則易以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
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
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
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
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友者固不窮馬蚿
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眾也
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
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

右呂氏春
秋仲春紀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遊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

右史記吳起列傳○

玉海天中記引同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說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右孔子家語六本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菡

焉吾田期歲不收土莫不然何况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右韓詩外傳九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

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右說苑反質

曼邱不擇熙時子曰曼邱姓不擇名齊人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按孔叢子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不知孔子卒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孟子生當周烈王四年相距百有八載距伯魚之卒百十二載子思逮事孔子年六

十二而卒與孟子不相値明甚史稱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孟子亦自云私淑諸人七篇引子思者六餘如沈猶行公明高公明儀亦嘗稱引率皆曾子門人蓋私淑在子思數人耳此云學於子上情事自確

孟子遊於莒有曾子講堂焉孟子登堂彈琴而歌二三子和之莒父老曰久矣夫不聞此音也聖人之徒也

右孟子外書性善辨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爲誰對曰子路爲勇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其鳴爲鳳鳳之所居也積石千

里河水出下鳳鳥居上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珠一人三頭遞卧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

右太平御覽引莊子○困學紀聞古微書註引同按今本莊子無

有疾第十七　采經子成篇經用古註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　鄭元曰啟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孔安國曰此言詩者喻己常戒慎恐有所陷傷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周生烈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包咸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鄭元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包咸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器

右論語泰伯

說苑修文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

之平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女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曾子寢疾病（病謂疾困）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子春曾參弟子）曾元曾申坐於足（元申曾參之子）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不與成人竝）童子曰華而睆（睆華板反）大夫之簀與（華畫也簀謂牀笫也說者以睆為刮其節目字或為刮）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虛憊之）

聲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未之能易己病故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爲卿而不爲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覬也）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彼童子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成己之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斃仆也）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病雖困猶勤於禮）

後漢書蔡邕傳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君哉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

右禮記
檀弓

曾子疾病疾困曰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元華其子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鶚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求生之厚動之死地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

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離騷曰經鮑魚肆而失香也是故君子

慎其所去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如日之長雖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言未見好教敬人之愛如餔疾子也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謂擇善而改非也

右大戴禮曾子疾病

荀子法行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女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為淺而掘其中鷹鳶猶以

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毋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說苑敬慎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女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

說苑說叢曾子曰鷹鷲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雜說第十八采緯書子史成篇○諸子或有譏訕亦非孔刺孟之類故並存之

孔子胸應矩是謂儀古顏淵山庭日角曾子珠衡犀角

右論語摘輔象

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

參悲郭象曰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孝己李云殷高宗之太子曾參李云曾參至孝爲父所憎嘗見絕糧而後蘇

右莊子

外物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郭象曰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横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眞性甚於桀跖也簧鼓謂笙簧也鼓動也曾史曾參史鰌也曾參行仁史鰌行義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郭象曰以此係彼爲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

右莊子 駢拇

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

右莊子 在宥

天非私曾騫孝己而外衆人也楊倞曰曾騫曾參閔子騫也孝己殷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然而曾騫孝己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三人能矯其性極為禮義故也

右荀子 性惡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

右韓非子八說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

右韓非子守道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觀人之所肅非得情也

右韓非子難三

蘇秦對燕王曰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

日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安得使之之齊

右戰國策

燕策一

曾子孝於父毋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

右新語

愼微

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樸直者進忠便巧者近仁

右新語

輔政

淮南子泰族訓文公樹米（高誘曰晉文公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連架所以備知也）猶之爲知也

說苑雜言文公樹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

劉子觀量晉文種米曾子植羊非性闇蠢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

曾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之名

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晳也然而

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

右璺鐵
論孝養

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

右璺鐵
論相刺

今按鄗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晳之冢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爲襄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親不在車馬

右潛夫論浮侈

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閒

右中論智行

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厥體冐厄危戮以徇其名則曾參不爲也

右中論夭壽

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

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政也

右說苑雜言

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

右論衡感虛

曾子質孝以通神明貫感神祇著早來方後世凱示以正橅綱（案橅綱上二字金石志闕茲據濟甯州志補）均

右漢武梁祠畫像贊

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叙回參之意葢以仁與孝同

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
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
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
功不大夷吾

右後漢書
延篤傳

曾參鋤瓜三足烏來集其冠

右伏侯古今註○初
學記太平御覽引同

曾子見益母感恩

右毛詩草木
鳥獸蟲魚疏

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則七日不飢

右文選嵇康養生論

曾參居曲阜梟不入郭

右水經泗水注

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

曾子不逆薪而爨知其不爲暴也

右宋書文九王傳

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

右顏氏家訓勉學

殘形操者曾子所作也曾子鼓琴墨子立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身已成矣而曾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臥見一狸見其身而不見其頭起而爲之絃因而殘形

右琴操上

曾子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案文選思玄賦注引首無曾子二字）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案眷然二字孫星衍琴操校本以思玄賦注引）補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而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以再事者親也（案今本作不可得而再事孫星衍从）

思玄賦注引攺歔欷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兮欽崟

文選思玄賦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欽崟

梁山操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幼少案太平御覽引作小慈仁質孝案北堂書鈔引無仁質二字在孔子門有令譽案在下八字孫星衍从北堂書鈔引補居貧無業以事父母躬耕力作隨五土之利四時惟空以進甘脆常耕泰山之下案太平御覽引耕下有於字遭天霖澤雨雪寒凍旬月不得歸案月本作日孫星衍从御覽引攺思其父母乃作梁山之操今本作憂思之歌案北堂書鈔藝文類聚文選詩注御覽皆作梁山之操

右琴操上

北堂書鈔歲時部引琴操曾子嘗耕於太山之下遭天雨雪旬日不得歸乃作憂思之歌

曾參行孝枯井生泉

右御覽引孝子傳

曾子家語卷六終

丹徒陳慶年重校